

奏

牘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懇祈

聖明再行嚴諭務俾實堪戰守毋溺向來弊習在

紙上空言事臣惟數月以來奴踪往來叵測東
西警息紛紜哨報或有異同情勢不甚相遠皆
指七八月間爲分股入犯之候今雖未審奴耗
的實若何而七月之期荏苒又過半矣金風初
厲胡馬執禁南嘶秋實盈疇內地正堪就食此
自明白易見之事豈有幾俾不來之理唯當刻

刻準備以待旦晚闖入大家迎頭堵截耳計屢旨申嚴之後連歲懲茲之餘沿邊將吏必將舍舊圖新改換一重面目然而戰守實事臣猶未敢爲邊臣信也夫戰則必有所以戰之根抵今日演鎗放砲明日列陣排營遂謂足以戰乎守則必有所以守之竊要在彼添墩置臺在此扼牆把隘遂謂足以守乎誠合內外諸臣而悉數之有督撫鎮道復有總監分監處處星列碁布設官不爲不多要皆同載漏舟之上竝汎大海之中

利害安危彼此共之者也。諾臣卽萬無不職之精神而容有不得不分之心。疆界卽萬無不化之意見而容有不及遍喻之機。宜自督撫監鎮以及文武大小各員不下數十輩。果真如周身之有癢共搔有痛共撫。隨提掇而輒動乎自

陵京以及東西諸鎮。協不知幾千里。果真如鄉井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不待呼而自至乎。苟一面失於回顧而數面設防之大局先渙矣。諸臣若何而保其面面環相回顧也。邇者樞部覈實邊備

一疏責各邊逐件條答駁之至再至三得其供
認明確方准立案備炤非不綦密綦嚴然此不
過如奕家之布勢粗具眉目耳儘有熟於布勢
自謂算無遺著猝遇狼手對局不覺當下無主
下子先自忙錯者此以知紙上之兵機仍無與
局中之殺活也今且無論其條答諸款有無虛
實若何就使事事周備著著圓滿一朝虜騎突
至疾於雷轟電掣果能悉依布置之法牢站脚
跟如山之不可動如川之不可禦乎果所扼之

地面必無堅瑕互異所派之兵將必無勇怯不齊乎設或正當緊關畧見叅差掛漏舉平日打疊之精神悉亂矣諸臣若何而保其始終不至忤亂也他如行間共守之科牒最尙簡易徑直毋或多指亂視反誤其遵循對壘相持之意氣惟貴整暇安詳毋或轉展蒼黃先示以破綻凡此在平時自固尙不足豈臨警制敵卽有餘恐沿邊諸臣的實能信不徒以紙上空文抵塞目前前者亦鮮矣正使朝朝茹藥夜夜抱薪猶患虜

至無日拮据已晚更何待

明旨朝夕提命部司往復杳覈始翻然知所變計哉
宴安可懷身名宜惜實著易錯虛倖難邀料邊
臣各具有心胸終不甘自誤誤

國也臣無任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沿邊諸臣共處嚴疆著刻刻忖備實堪
戰守說的是該部還再行嚴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欲辦出海之局湏定翦逆之謀特請

聖明立賜裁決奮斷施行事竊惟

朝廷所以籠馭中外驅駕智愚者惟恃此百代共守
之掌法一綫可惜之名號耳苟法紀所在不難
恣意跳越名號所關可以乘時盜竊強有力者
孰不起而圖之則亦何所不至矣臣前此爲島
變一事具有三疏明知倡亂有故首叛有人特
未敢訟言以致事機輕洩今形勢小定涇渭漸

分孰順孰逆孰首孰從業彰彰在人耳目不煩
獄吏推勘矣卽若輩藏頭護尾閃爍百端始而
投揭乞撫則借謝之元一人以當先繼而縛逆
來獻則僅收孟有陞等數名以誣罪械癩毒而
計彌工心日雄而膽日肆豈遺諸舉

朝無能測其伎倆併無能制其死命乎臣惟往昔
以淮蔡之強藩值唐季之孱王執政者肯決計
用兵誅剿則亦不旋踵而豬其官覆其族應手
糜碎矣矧此么麼瑣弁窮島遊魂奚足膏我兵

亦設謀取之易易耳臣前疏所云募敢死爲腹
心克渠何難立縛懸爵賞於不次同惡必至相
戕或者惟此時宜用此著乎若因其請印隨與
之以印因其請總兵隨授之以總兵初時志在
投奴不難斬關闌出已而念切戀棧又不難據
地要求是假王之萌漸而留後之濫觴也是法
之所不加而名之所不繫也卽在往代衰朝此
事尚不多見豈得聽其公行於

離炤當天之日

聖明全盛之時不乃爲奴寇轉相窺伺來其擲榆也哉竊以爲欲再恢島局重整海面莫如亟正島逆之罪首逆旣得餘黨從此帖然而後可以議兵衆之撤留而後可以商鎮帥之行止如或計不及此而漫責之圖奴聽之出海臣不知洪範將仍往石城一帶與沈志祥等同謀協力共事進取乎抑別棟駐節扼防之地與沈志祥等分信拒守鼎峙相望乎是猶豺虎當衢荆榛塞路而馳思千里之遠妄冀出門有功必不得之數

也臣職掌攸關遇此封疆大故治亂關頭何敢
不力持名法二柄以還

朝廷惟

皇上垂鑒而早斷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七月十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本日巳時封發本科隨送
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

王師啓行在途死賊蕩平有日謹就議所已及心
所未安仰請

聖裁事頃

皇上因儀揚告急允樞臣之

請特遣勇衛營一軍會同總理等官協力剿賊業已
諏日啓行分途進發誠所謂嗶嗶惇惇如霆如
雷之師也蠢茲醜孽方將喙突奔命不暇詎敢

逆我顏行哉乃都人士見者猶不免且幸且虞
一時喜懼兼至焉良以策遣自

一人則三軍之銳心齊發先聲及六合而十年之兵
氣全銷是可喜也

王者有征無戰則舉動賞出萬全

王旅不測不克則進止豈輕一擲是又可懼也顧
何以答下民之仰望釋海內之驚疑亦惟曰庶
幾無擾民無養寇遄往遄返指日告成而已帝
芸不變之風豈易得之今日圻父爪牙之詠所

難惟此

禁軍誠一旦反驕橫爲節制反浮脆爲驍果反平日之逍遙觀望爲此行之衝危蹈險以此無敵於天下其不謂之

王者之師乎乃臣則更願該地方之無滋誘卸也既得此股銳師則原設之額兵氣增百倍儘堪分頭堵截萬無拱手退聽之理設或全靠此一軍而因恃生懈因懈致餽進既不獲相從退復不能相救不幾以

禁旅爲孤注而來內外之蹉跌乎是所當戒者一
臣更願該地方之盡泯猜嫌也旣存內外之防
兼分主客之袒粹遇利害緩急能必其臂指聯
而首尾應果實實從滅寇起見內臣自不必存
忌外之心外臣亦不應萌輕內之意總在唯敵
是求盡敵而返大家打疊精神以仰紓

宵旰萬一此內外各盡之職分也設或界限太明以
致水火交構得毋師老財匱終貽不結之局乎
是所當戒者一凡此皆諸臣所言及而未盡者

臣不妨再詳其說耳至若師行糧從節奉

明旨止云戶部填給糧單申飭沿途應付卽戶部覆
監臣一疏亦未見聲說明白竟不知所謂填給
預備者果借支總理等官之剩餉乎抑卽支該
地方見存之額餉乎臣愚以爲給餉至一萬二
千人不爲不多量期至一年半年不爲不久此
時若漫無割劃後日將憑何開銷萬一地方以
供億浩繁而擅行科歛則病在民以款項無著
而出納惟吝則病在兵以轉輸不繼而本折中

斷則又病在剿局是宜

勅部從長酌妥一一聲說明白俾在外曉然知有歸
著既可悉心措辦兼可安意應付矣理臣熊文
燦起程有日延今兩月有餘行踪仍無的據殊
不可解似宜

勅部再行檄催早一日受事則地方早一日料理毋
或遲遲其行致寇氛東衝西突大費將來收拾
耳敢因協剿一事而附及之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九月十三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禁旅專征主客聯絡合剿已有屢旨行糧何欵
開銷併理臣速催受事俱著明白查奏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奏爲廢帥違禁鎖營供證尚未詳確乞

勅該部再行嚴鞫務得指引實情以明微臣素心事
臣昨見錦衣衛有遵奉

聖旨一疏知爲原任總兵王業隆鎖營起用等事因
取全疏閱之前後供認口詞歷歷在案與臣纖
毫無涉臣自可以無言第中有姓范者說是凌
科的親一語則茫不知所謂矣臣安能默默處
此竊念臣科與兵部雖云相關各有職守凡武

途之陞除武功之勘叙悉聽該部自爲張主臣
科不得過而問焉至推用大帥則必會集多官
面加商酌苟所擬未當駁正則有之從未敢輕
舉一人以對者亦以職掌當明嫌疑當避部科
相信共守頗有此一重界限耳不謂更有王業
隆者痴想妄管一至於此其謀業已不行其詞
初無旁及臣固可無辯也獨招內所謂范姓者
舉其姓而隱其名不無令人疑詫臣親識在長
安者無多人固從無所謂范姓者非親而認

是必有故則所謂范姓者其併非循理奉法株
守無爲之人明矣據衛招云不敢去說卽時回
絕後邊又去別尋頭路等情亦幸而有此不敢
一念葛藤當下卽斷耳設或見利生心絲牽蔓
引臣暗中不已受其點涅乎若不趁此時剖明
而使人到底誤認此范姓者爲臣之親臣能事
事防之刻刻備之乎今各犯業送刑部見在究

擬伏祈

勅下再行詳鞠卽著領到范家之陳恒甫根究所謂
姓范者的係何人與臣有何瓜葛在京作何勾
當根究明白一併提到訊質雖不在指借撞騙
之條亦當正其無故招搖之罪庶微臣磴執素
心藉此一番搜剔幸不至以身爲垢府也臣無
任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具

奏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究明具奏

奏庸

卷二

四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奴孽暫時蟄伏邊吏倍宜毖防護再瀝愚誠
懇祈

嚴命重申事臣於七月間具有邊備雖經屢飭臨警
恐易周章一疏奉

旨下部嚴飭念彼時警息紛紜謂逆奴轉眼卽到八
九兩月不知光景若何戒嚴已而屬夷謀報無
憑東西踪影俱寂今且日緩一日歲內或保無
虞然而臣心更切切焉若有憂者竊以爲其來

也不足懼其未來也不足喜其猝至而撓我以
急也當以緩待之其暫伏而聳我以緩也尤當
以急持之蓋衝邊與腹地不同治外與治內迥
別一日有一日之料理不謂後日有待而今日
尚可以優游一處有一處之堅瑕不謂大處緊
嚴而細處不妨於闕畧所恃以防守者城堡墩
臺也得無設而未及完完而未及固尚有待於
補苴塗窒者乎因之補苴塗窒唯此時易易也
過此時而寇迫門庭則雖有城無守矣所恃以

衝陷者兵丁馬匹也得無老弱汰而不盡汰倒斃補而不盡補尚有待於挑選購買者乎因之挑選購買唯此時易易也過此時而兵亦交接則雖有人無人矣所恃以整棚者糧芻器仗也得無本折不必盡充物料不必齊備尚有待於設處措辦者乎因之設處措辦唯此時易易也過此時而敵壘壓境則雖有資無資矣總之此日之安閒爲我之安閒則異時之忙迫亦屬我之忙迫知異時無限之忙迫爲我之忙迫則此

日一刻之安閒併非我之安閒豈不日戒徽猷
孔棘古人何若是憇憇多懼哉不棘而時有以
待其棘豫道也若云向來整飭有素巖疆萬無
可虞則頃者部臣一番查覈破綻已自難掩其
他查覈未到者瘡孔更不知若何能遽恃以無
恐乎語有之鷲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
耳俯伏奴孽蘊毒旣深構禍必烈目前正當弭
耳歛翼之時將來何以支其且擊且搏之勢沿
邊諸臣誠念及此必有不寒而慄刻刻靡寧者

矣至薊督吳阿衡臣尤不能無厚望焉西協首
當虜衝闖入頗易督臣領袖諸撫擔任非輕阿
衡雅具兼人之才夙負吞胡之志臣何忍以株
拘管見量豪傑之淺深所願效他山之砥者亦
唯曰攻取戰守實事也無虛言之殺奴滅虜危
事也無易言之選材任人公事也無私言之聲
色晏樂佚事也無侈言之只此四事而瞿然知
所自反焉斯真不敢不以豪傑相待矣臣同官
葛樞具疏規正已稱剴直臣以封疆事大利害

攸關際此三冬閒暇之時恐貽懷安敗名之咎
不得不濯濯相告耳統惟

皇上再行嚴飭臣不勝惕息悚惶之至緣係云云謹

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月初六日具

題初九日奉

聖旨奏內防守整擱豫加料理亦於邊政有裨著嚴
飭行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鎮臣雖報出海事機尙屬未定乞

勅該撫監密速馳探加意嚴防事以因島變未定仰
煩

宸慮躊躇者數月於茲矣大要礮渠散黨一事宜速
不宜遲速則可以圍功遲則更釀他釁此事理
之易見者不謂陳洪輩奉

旨之後又踰兩月始報成師出海以高海以來今日
二十餘日矣從茲首領立就誅夷島眾以大遣

卷之九十一
九一
善鎮沿海百年隱憂慰

至尊日夕東顧豈非藉此一舉之力然而揣情察勢
有不可知者三焉念發難之始一切未及布置
何難猝起密圖今選延半載氣脈已成悉索精
銳以懋防虞補腹心以自固必且不遺餘力鎮
臣到時肯欲手而就縛乎不可知者一也
臣聞
敵首私人布滿都下

朝廷一動一靜無不密相傳報豈有在內往復設謀
連章累牘毫無透漏之理網羅雖匪能宛轉誘

之使入一一惟我擒縱而畧無變計乎不可知者二也矧洪範脫身來歸未必不藉志祥一人之力感激而圖所以保全容或有之險隘相逢事權在握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孰禁之乎不可知者三也有此三不可知而島崇之或靖或否仍屬搖搖未定豈可不爲寒心哉臣愚以爲此等事情只爭眼前下手卽時下手則亦卽時平定矣若或機倪動而未決濡忍有餘剗斷不足將來事豈止不得成功而已也蓋前此猶未定

首叛何人今已顯斥沈志祥一人爲罪魁矣前
此猶示招撫羈縻之意今已會集多師聯踪出
海明以翦逆討叛爲先聲矣臣不知爲志祥者
將仍然戀住該島聽異時四面環攻而忍死以
待乎抑將北走胡南走越逞困鬪之力爲挺險
之計乎過此卽爲風高水立之時東西阻絕之
候縱有百千船隻數股銳師我不能往彼不唯
有餘地以全身兼可乘暇日以繕備若云憂在
乏食則透販纍紫日用必需之物業已無一不

具我又安能制其死命也哉恐窮島遊魂一到
春初冰泮不決計投奴必且轉掠沿海諸郡縣
二東騷動將自此始矣此安危緊關只在眼前
剖決者也伏祈

勅下該鎮撫監諸臣首當密切馳探探則必探鎮帥
進取方畧若何無仍聽捏報以了事更在時刻
嚴防防則湏防來春或有意外毒逞無徒恃越
海不足憂必如此而脚跟始固別無動搖以我
之有定勝彼之靡定立於不敗之道也臣無任

戰兢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陳洪範出海進取機宜作何布置著該撫監密

切馳探母令觀望坐失事會兵部卽行申論

本日未時

封發本科
隨送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請

旨安置罪帥以靖地方事頃者廢帥尤世祿貪橫不法罪狀顯著監臣牛文炳據實糾參奉

旨革職究擬似已翦其翼抉其爪縱負狂嚙之性亦窮於計無所施矣然而山右士大夫不無鯁鯁過慮者則以克燭雖除狡窟仍在恐不爲去惡務盡計將來播毒一方終無已時也何以言之蓋前此未經革職儼然身列冠裳尙如此其決

裂今應盡法究擬業自夷於匪類寧復顧有防
閑將無逮者自逮擬者自擬而攫人之手已滑
亡命之徒實繁他時更不可問乎夫然則斗大
山城再羸幾多金錢供其吞嚼幾多婦女供其
姦占幾多生命供其鞭箠也矧今茲鎮臣虎大
威固世祿舊日之部將也共城而居一廢閑一
見任體統既多窒礙事權亦屬難行將岸然與
之角異則臨以故主之勢必能掣當前之肘若
轉而一味和同則既辜士民之望恐終冒合污

之嫌計該鎮處此未免左支右吾前瞻後顧責
以僂力行間而展布四體不誠憂憂乎其難之
哉查世祿向來籍貫原在榆林此地旣難容身
自當另圖變計惟有問擬之後卽時回還原籍
爲便第世祿僑寓寧武日久廣置腴田大宅多
買歌童舞女業已棄故鄉若甌脫踞任所爲鄙
塢矣若不奉

明旨發遣而望其遠巡引去當下毫無係戀萬萬不
能伏祈

勅下該撫按速將世祿所犯事情從公研審隨將本
犯應得罪名依律問結勘其任所置有田宅若
干悉聽自行變價勒限發回榆林安置庶寧武
一帶永脫水火之災而鎮臣虎大威亦免受及
門之累斯乃巖疆利害所關臣愚實見其大勅
不爲罪帥一人菟裘計亦不止爲山右諸紳維
桑計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尤世祿著該撫按作速遵旨提究奏奪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邊臣屢以病請跡涉規卸謹循職駁正特懇
聖明嚴飭事臣惟天下事以直前邁往之氣乘之則
無所不易以退縮觀望之心處之則無所不難
從來難易無定形止爭肯擔當與不肯擔當兩
念耳衝邊何地今日何時可得以且進且退之
身半任半卸之局繭焉不可以終日而能長保
無事克鞏萬全者乎維茲秋防報竣晉撫吳牲
積勞成瘵實實難支累牘告哀微

恩允放

聖明固信其無他亦人人知非假託者也乃一時邊
臣妄謂此例可援紛紛各以病至未老而乞休
不已無疾而呻吟在床何爲者耶始則宣大兩
撫先後引疾控額奉有

明旨一則云正資保障不必引請一則云速出料理
邊務不得屢陳可以已矣乃未踰兩月大同巡
撫葉廷桂再疏繼至具揭到科不太汲汲乎夫
雲中上谷警報近雖未聞警情殊屬叵測乘暇

繕備刻值千金是豈閉門穩卧之地二撫駕輓
就熟歷有歲時年力正強意氣儘銳亦豈偷息
視蔭優游待老之人若明知未必得去而嘗試
以請則此請爲習熟通套不應見之疆場任事
之臣或志在保全身名而借病求去則此去爲
脫卸便門更非所望於豪傑圖功之際有一於
此二臣將何解焉卽該撫揭報近日病狀備極
委頓支離之苦誠堪愍惻臣竊料以爲未必至
是設果有之還當察其就裏虛實若何得無瘡

已甚矣而血氣未動良醫在傍別有窺其隱者
乎何居乎而若此也唯今日爲邊臣者時時著
此病根於胸中所以遇事不盡擔當設防不盡
完固決策不盡剛果在上旣懷傳舍一官之意
在下誰無苟且塗飾之心誤封疆而僨大計莫
此爲甚始猶假病在身後乃真病百出雖有善
者亦無如之何矣臣實爲諸臣懼不惜以逆耳
之箴當苦口之藥更得

嚴編徧行傳飭當下一番喚醒是卽邊臣陡然汗出

霍然病已之日也伏懇

聖明勅部施行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三十二日奉

聖旨封疆多事豈邊臣引卸之時今後各撫再有杜
門假託連章瀆陳的必不寬宥該部著卽通行嚴
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鄖陽無裁撫之理鄖撫非堪任之人乞

勅該部速議更易毋或因循不決貽誤剿局事臣惟
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者行間百變之情形然
其所然而不執其固然者兵家應變之機畧卽
如今歲三四月間樞臣合算剿局倡爲四正六
隅之說議裁鄖撫而卽以總理兼之奉有

欽依何止一次後因賊勢盡趨江北不得不置總理
於廬桐之間而前此合算之局面又當一變矣

樞臣始起而請設皖撫再起而議留鄖撫種種
條奏前後互異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初非自
相抵牾強生枝節也然欲裁其官而姑繫其身
既無以爲鄖撫地不能爲兼之實而尙驚兼之
名更無以爲總理地二者均未爲盡善臣敢就
愚見所及以兩言決之無亦曰未可去者撫治
一官亟宜罷者治臣一人而已何以明之鄖陽
僻處萬山之中界連四省地曠人稀最便奸盜

藏匿在

先朝無事時猶以伏莽時發創設撫治衙門豈以
者流寇蹂躪幾遍七屬反無故而議撤乎竊恐
此衙門一撤襄郢唐鄧之肩背益孤商雒漢興
之血脉都斷禍有不止於該鎮者此郟撫之不
可裁無待再計者也且總理一官視賊所向刻
刻宜在軍前者也若高坐郟陽則各省奔突之
賊勢安能當下具千里之炤若馳驟行間則郟
鎮應行之事宜孰爲分身樹兩地之防勢必前
牽後掣徒疲馳逐之精神左支右撐何裨合剿

之全局此總理之不能爲撫治又無待再計者
也惟是該撫陳良訓者其才品不具論論其撫
卹近狀則旣以飾報被糾奉有該按據實速奏
不得蒙隱之

旨再以縱子被糾奉有該按速查馳奏不許隱徇之
旨旬日之內屢經抨擊兩奉

嚴綸知其伎倆已窮意氣不堪再鼓矣且方剛之年
力旣邁詛怨之衆口實繁望以重整牙齦而奏
効桑榆不乃日誤一日徒以疆事嘗試也哉合

無

勅下該部一面令治臣解任一面推才望堪任之臣
刻期往代其治臣在地方應得功罪姑俟該按
查回再行確覈未晚也至若總理

勅書帶有撫治鄖陽一道合無更換治臣之後卽
該部前議

准令具疏

進繳恐此銜未經改正事權仍屬兩操徒滋互相
諉卸之咎耳是皆目前剿局所關不敢不明白

奏

請統俟

皇上裁斷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行師時有利鈍塘報不宜叅差謹就楚郎兩案奉

旨確查再請

聖明通行申飭事項者郎撫陳良訓有恭報剿賊密算搗巢兩疏楚撫余應桂有確查陣亡官兵一疏俱以情形未晰致滋外議一經吏科糾舉一經兵部駁查各奉

旨著該按馳奏臣亦無庸再贅第就其前後疏報情

事一平心論之議郎撫者謂其殺良冒功似矣
然或者民與賊竝匿山間該撫搜剿有心馭兵
無法聽其恣行屠僇遂致玉石不分是未可知
耳若云此五十一擡耳鼻小級盡屬郎襄無辜
赤子則凡有人心者不忍爲而謂該撫爲之乎
臣猶未之敢信也議楚撫者謂陣亡不止七十
七人似矣然或者倉卒查報之際人數未及細
開師徒挫敗之餘上下恒多隱飾護重爲輕匿
多爲寡是所不免耳若果如外傳四五千喪

失過半則幾於一軍盡殲復從何處募補該撫能以隻手障全楚之耳目乎臣猶未之敢信也是在按臣虛衷以察彼真勝真負之確情隨據實而剖其若罪若功之疑局使在內得準以行法而在外亦永無後言乃不虛此一番查覈耳臣因是而思軍中設有塘報者所以通彼已主客之情形聯遠近策應之聲勢中樞憑以爲調度蓋恭重恭要矣兵家勝負何啻百戰保無一失勝則勘實報聞敗則據狀自劾塘報豈有令

人不可信者乃自有寇禍以來疆吏盡驚虛聲
疏揭多半失實或裝砌功級以媚上官或竄改
情繇以誑

輦下種種奸欺莫可致詰楚鄖兩案所以來盈庭
之疑揣噴有煩言者皆塘報失實爲之也伏祈
勅下該部凡諸省直用兵處所督撫鎮道等官宜將
塘報一事通行申飭今後不論投部文揭具

奏本章果係軍前緊密事情務要字字鋪叙得真
節節勘驗得實填明實情筆誇詡思涵一時之聽

觀慎毋事後攙添妄覲他年之查叙慎毋游後
閃爍將無作有而飾贖爲真慎毋利己損人捷
則攘功而敗則卸咎設或偶犯前弊卽應立罪
欺蒙如此則軍政不病於叅差而疆吏亦因之
鼓舞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俱已有旨了塘報失實邇來通弊著嚴加申飭
以後有飾玩倖功卸罪等情爾科道官察來

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 臣 凌義渠謹

題爲西陲兵威雖震邊繫已深乞

勅兩鎮在事諸臣時凜對敵之心無墮已成之績始終保護巖疆事竊炤甘肅一鎮孤懸西極蕃虜偪處族姓實繁耽耽伺我虛實圖以遂其狂謀者有日矣今春海哈諸虜勾煽銀套直闖甘涼一戰而殲其首首超免再戰而斬其子合受氣誠數年來未覩之奇捷也勝不可以嘗恃倖不可以屢傲臣爾時固切切然慮之已而五六月

間果有莊浪等堡失事之報亦止於搶掠人畜
損折軍馬勢猶未甚披猖也昨辦事本科接得
甘肅總兵官柴時華塘報爲緊急虜情事內稱
新虜瓦刺擁衆數萬竄牧永昌洪水等處盤遠
不去套虜復揚言同插酋出來攻搶又各路傳
報達虜分犯或以一二千計或以三四千計互
相射砍各有殺傷又瞭見大青羊水板井一帶
煙霧不絕約四十里寫遠等情如果該鎮此報
一一近真則幾於環邊皆虜蜂擁蟻聚颺發雲

屯亦大費收拾矣是否係套插各部挾賞生端
是否爲海哈遺孽懷警構釁的實情形誠未易
盡知大抵中國之強非夷狄之利兩度秦提醜
虜之嫉忌已深犬羊各護其群狐兔惡傷其類
一番大剗衆酋之憤逞益甚安得不自夏徂秋
轉掠內地日橫一日乎該鎮之兵素號敢戰出
其全力儘足相當惟是一時撫鎮道將等官無
因春月之三戰三捷也而負嬌心更無因夏月
之損兵折將也而頓生退心無因兩酋之一時

授首也而懷易心更無因諸虜之四起響應也而輒萌怖心歛銳以避其狂突之鋒出奇以截其方張之勢卽以前日斬馘之餘威奏目前于襄之偉績豈非該鎮百年之永利哉至寧夏地面朔虜出沒無忌今秋九月間因其合謀大舉我師奮勇迎敵擒斬王子六人獲級一百五十四顆功亦不在肅鎮之下警報近雖未聞因關勢所不免時刻勵新膽之圖早夜鼓敵愾之氣是又在撫臣鄭崇儉鎮臣祖大弼先寫整肅

待而已適因河西告急不得不併慮朔方毋或
備三面而滲一隅徒厯

聖明之西顧也統俟

天語一體傳飭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具

題十七日奉

聖旨奏內甘寧虜情著該撫鎮茲飭戰守以鞏嚴疆

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楚賊日蔓全省堪憂直舉目前緊切事情仰
祈

聖鑒事臣頃因死賊盡趨湖廣該撫塘報無聞中懷
焦灼正在繕疏入

告聞而樞臣楊嗣昌賊勢大約聚楚一疏已奉

旨下科無庸再

奏矣然楚省橫行之賊不止流寇一股其滲漏情
形亦不止塘報一節也就如呂瘦子大夥嘯聚

江上柯允峪族屬鼓煽齊安崇陽大冶山中亡
命更自無算既未覩搜勦奇功又不聞解散方
畧將終聽其猖獗乎就如臨藍劇賊出沒湖湘
郡藩已見震驚屬邑累遭殘燬近且繇茶陵犯永
新浸浸乎殃及江右矣賊勢日見縱橫官兵不
加一矢豈尙未得要領乎總繇全楚地面寥闊
呼應甚難其有事地方隸在楚撫者旣以流寇
分力分心他寇未遑兼顧其有事地方隸在沅
撫者復以道府攝兵攝餉運掉終覺不靈內寇

未平職此之故未平內寇而望得志於外寇庸
可冀乎沅撫陳膚謨久未到任奉

旨查奏以來今又四十餘日矣入境奏報仍復杳然
律以昔人叱馭之義又安所辭違玩之咎也乃
至護

陵守郢則鎮臣王觀國一人任之觀國微時止一豪門
幕客初無過人伎倆兼以近者負有隱疾在身
不便跨鞍驅騁受事業踰半年禦寇罕聞實著
楚人謂其才氣本領尙在秦翼明之下大帥固

難其選亦何至使庸材濫重寄若此哉是宜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冗闕無能便當亟行罷斥
或以護

陵主守不主戰鎮臣短於戰而長於守姑准策勵圖功
免致臨警易將亦屬該地方便計要在樞臣熟
籌而審處之耳是皆楚省目前緊切專情樞臣
言所未及不敢不更端補

奏伏候

聖明裁察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據奏王觀國著該部看議速奏

奏續

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秦賊全夥入蜀川北萬分孤危乞

勅該部速議兵餉亟易撫臣以救一方燃眉事臣於前月下旬見該督洪承疇疏內有各賊懾於秦兵剿殺苗頭奔往四川七盤關廣元一帶等語查係十月初十日以前事延今兩月有餘川中寂無一報心竊異之猶疑大約如樞臣疏中所云或深入或淺入或格而不得入其間緩急情形尚屬未定猝難遙度耳乃據近所聞則不啻

急在燃眉矣有謂攻開七盤關之後勢成破竹
川北州縣連遭尅陷大隊直逼成都者有謂廣
元失守鎮臣不知下落撫臣爲賊所窘踉蹌退
保會城僅以身免者似此種種危情傳聞定非
無據乃該省撫按司道等官仍未見具一塘報
也竊慮以數股方張之勁賊併力致命於一隅
其兇猛之勢必倍以素不設備之川撫心搖膽
落於寇至則狼狽之形可知萬一獨力難支以
致省會搖動能無震及

親藩併憂及我

皇上乎且非獨此而已也維蜀素號天險亦稱富饒
有銅鐵竹木足以利賊之器械有蹲鴟粟帛足
以廣賊之衣糧有子女玩好足以饜賊之嗜慾
有巉巖峭壑足以便賊之伏藏有如賊戀蜀不
已卽因彼中險要據爲峒窟悉其精銳憑高以
拒我我兵有往而坐困耳古來草竊之徒踞全
蜀以瞰中原者不少賊計如果出此西南半壁
去矣不更可憂之甚乎目前除徵兵措餉外別

無解救之奇著該省流土之兵驍健堪戰者必
非一處第當覈某地方宜調某地方不宜調實
實堪藉一臂者用之耳似不勞徵兵外省也該
省見在額餉儘足供該省之兵第當覈某項不
宜輕動某項可以存留實實足資一飽者用之
耳似不勞貸餉外省也是在計樞二臣確實主
持求其有裨緩急可耳至該撫王維章以瘡痍
百出之身處進退維谷之局旌幢久已無光矣
近復與鎮臣不協節節參商安得不決裂至是

唯有

勅令解任聽勘卽推就近堪任之臣星馳受事變暮
氣爲朝氣蜀疆猶可爲也臣以蜀事甚急蜀報
甚緩有聞卽

告不敢少延時刻伏懇

聖明速斷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據奏夥賊入蜀州縣尅陷直逼成都勢甚披猖
該撫鎮平昔備禦全疎如何未見奏報殊爲可恨
著王維章速調兵將多方扼殲毋致蔓延併鎮臣
下落該按確查馳奏其徵兵措餉事宜該部卽與
議覆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奸鎮通夷事露胎釁不小乞

勅督按諸臣及早消弭加意偵備以固海防事臣頃見同官葉高標疏論廣東總兵陳謙載貨通夷等事奉

旨嚴查速奏俟其查回得實治該鎮以應得之罪豈顧問哉第念從來外夷之禍未有不始於內地勾引之人而邊海之防亦未有不壞於二三壘斷之手據疏稱誘夷船十餘萬金入之帥府夫

既誘之使人豈復推之使出夷船十餘萬金固
醜夷之所剖腹而藏不啻身命護之者也肯拋
却如許貲本竟飄然而颺去乎肯因此一番舉
動輒斂手而退聽乎勢將挾貨生端弄兵鼓釁
海上事終有不可言者是惟該督按及該道府
等官以調馭之精心運控縱之遠畧或設法善
遣以阻其開市之謀或陳兵示威以懾其狂突
之魄絕鯨鯢於境外戢海波使不揚可耳聞閩
中數年前夷禍亦起於一攬頭騙銀入手事發

監斃銀已花費無存夷人索銀不得索人又不
得遂至聯踪內犯沿海沸騰今粵東竟以中軍
爲攬頭公然騙銀入帥府視閩海昔年殆又甚
焉臣安得不凜凜懼乎因是而思行險嗜利之
小人爲可恨也陳謙以庶姓賤孽竊秉鉞之重
寄擁巨萬之雄貲志滿氣揚富貴已極可以止
矣乃猶垂涎外夷非分之金錢不顧內地職前
之實禍人之無良固有不可以當法律者聞此
事敗露在本年八月乃謙隨於九月內突具

聖主恩深罔極一疏請調衝險用兵之地臣祕不解
其故或亦緣此事機倪發動首尾難掩計無復
之姑爲是欺人大言以塞舉

潮觀聽乎其貪而且狡大率類此事後叅詳肺肝歷
歷如見諒難逃

聖世斧鉞之誅者也臣曷任激切悚惶之至緣係云
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崇禎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陳謙已有旨了奏內事情著速查明奏奪該督
按道府各官仍一面嚴加偵備多方消弭毋得玩
延貽忠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等謹

題爲科印行使日久篆文已見模糊請

旨俯准鑄換事竊得各衙門設有印記藉以行遠示
信釐弊防欺重矣至臣科日行事件非關軍機
出納卽屬郵符掛銷其需於印記者不尤重乎
伏讀

會典內印信一款有年久鑄換之例隨查得兵科
之印造自萬曆元年距今六十餘載誠有如

會典所稱印面平乏篆文糝糊者是亦奏

請鑄換之一時矣所以然者止緣臣科軍務冗沓原
與各科不同而今日之臣科邊腹多故更與昔
年迥別夫善氣虧而害氣勝五金之質猶不堪
其銷鑠而况人乎因思兵興二十年以來物力
凋耗此中者幾何生齒糜爛此中者幾何臣所
爲偶觸鑄印一節摩挲篆文而不禁慨然也伏
乞

勅下禮部驗實換給施行臣等無任虔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三十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奏牌

卷八

兵科都給事中降二級照舊臣凌義渠謹

題爲違

旨查奏事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吏科送到外抄
吏科添註給事中陳啓新奏爲違

旨回奏事奉

聖旨考選已另有旨錢糧違礙的著該科據實查奏
尹民興顏胤紹陸自嶽該部看議奏奪欽此欽遵
抄發到部復准吏科手本以中有兵部錢糧該
兵科自行查奏臣等因移文兵部查見在候考

各官有無錢糧違礙隨准兵部四司先後開送
完欠職名到科除錢糧全完職名不開外其有
先報起解在府已而陸續到部者併至今尚未
到部者謹遵

旨一一開列具

奏惟是臣科非經營考選之人無查覈錢糧之責
所據者止有該部之回文所開者見在完欠之
實數至前此各官咨送題考緣錄應聽吏科再
加詳覈另行奏明非臣等所得越俎而問也伏

祈

聖明鑒察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計開

車駕司

前任如臯縣六年十二月調興化縣知縣
高名衡本縣原額馬價銀二千一百一
十二兩草料銀無子粒銀三十四兩七
錢四分七釐二毫三絲七八年分俱全

完訖九年分馬銀一千七百六十七兩
二錢四釐未解到寺因查該縣觀冊內
開該縣前件銀兩解府貯庫見今差官
起解又馬銀三百四十四兩七錢九分
六釐前件解府奉撫院明文扣補該州
縣未完軍餉候各屬解到軍餉補還起
解又租銀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七釐二
毫三絲前件解府見今差官起解

前任海陽縣七年六月復除山陽縣知縣

黃文煥本縣原額馬價銀三千四百三十二兩草料銀六百七十三兩子粒銀六十七兩一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七
年分馬草子三項全完八年分馬草二
項全完子銀六十七兩一錢六分八釐
七毫五絲解府未到今准太僕寺冊報
前銀已到九年分馬草子銀三項全完
前任深水縣五年十二月復除南宮縣九
年六月復除唐縣知縣曾就義南宮縣

原額馬草子銀一千八百八十七兩五錢五分三釐七年分全完八年分全完唐縣原額馬草子銀一千七百八十五兩九年分夏秋馬銀扣買冬馬二十六匹向因駁退四匹未掣批廻今准太僕寺覆文各馬俱經補解通完訖

長洲縣知縣涂必泓本縣原額馬價銀七百一十二兩七錢五分七年分已完馬銀五百七十兩二錢未完一百四十二

兩五錢五分八年分全完其七年未完
銀兩據該府冊報解府通完續咨吏部
題考今該府已差吏陸汝翼起解到寺
訖又八年分會同館夫銀一十八兩先
據該府冊報已經解府今已交兩館完
訖

職方司

本司竝無別項經管錢糧唯有班軍大糧
一項其各官職名從未報部無憑開造

武選司

本司並無經營錢糧

武庫司

固安縣知縣黃奇遇零欠四年分運閩柴

薪銀二十六兩九年分柴薪銀二十四

兩今已解解到部通完訖

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滿名銜錢糧未盡解到著嚴行查催俟完始准

考該部知道

原任兵科都給事中今陞福建布政使司右叅
政仍帶降二級臣凌義渠謹

奏爲微臣一官可擲心跡宜明謹瀝血剖陳懇祈
皇上勅令部科回奏以雪沉寃事臣於本月二十一
日見吏部一本題爲欽奉

聖諭事推臣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奉

聖旨有點的依擬用仍帶降二級京堂果否堪任巡
撫奉旨甄別何尙稽停著卽具疏通列詳開來看

欽此隨於二十四日報名

廷謝訖伏念疎遜小臣無關輕重乃猶在

宸慮廻旋之中遲至旬日

命下臣方感愧之不暇何敢以繁瀆取罪唯是立身
居官本末有不容不剖白於

聖明之前者惟

皇上垂聽焉夫科員之轉監司名爲優陞實則劣處
吏部操此例以劫制言官吏科借此題以驅除
異已從來有之但旣有一番推敲必有一段話
柄非職掌有虧卽品行滋議斷未有冥冥決事

而可以服本人之心掩通國之論者臣歷俸已
踰七年陪推京堂兩次實不解部科所以處臣
者何在或所議在居鄉則隱而難信者貪廉顯
而易見者貧富通籍十四年以來臣曾有餘力
構數廛之居有餘財營數畝之產乎在地方則
撫按有司等官在都下則同鄉士紳以及往來
商販諸雜色人俱可問也或所議在居官則賄
囑營私無過吏兵二部

皇上試

召冢臣而問之臣曾有片紙落吏部之手片言入吏部之耳乎再

召樞臣而問之臣曾有片紙落兵部之手片言入兵部之耳乎恐諸臣卽有憾於臣亦不能無端裝捏爲構虛證實之事也至若兵科職掌首重看詳臣受事一年零五箇月風雨晦明從不敢却進殷憂疾病從不敢偷安逐事條奏積有四十
九疏悉在

御前可覆按也雖無顯績可紀亦有微勞堪念今一

槩抹撥付之東流已矣勿復言矣關一人之進退者小關舉

朝之是非者大關一時之功名者小關一生之品行者大如果以爲別有訾議部科宜聲說明白治臣以應得之罪如果所聞推敲之語止云體質清弱部科亦宜聲說明白假臣以休致之名毋徒陷臣半緇半素之間處臣疑優疑劣之地使草草之勞人目前飲淚吞聲好好之驕人將來彈冠相慶也總之甄別京堂鄭重節鉞者乃

皇上求才無已之盛心無如當路者卽以此爲引人
擠人之妙訣快其恩怨報復之私圖畢竟同已
者留內異已者處外躁競者留內恬退者處外
有力者留內孤冷者處外匝地爲羅滿天布械
誰敢舉此等機關一一明告我

皇上哉臣雖去國之身終不忍畏罪不言仰辜

聖明高厚也伏祈

皇上鑒察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崇禎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具

奏二十八日奉

聖旨科道才品兼優准陞監司諭旨甚明交義渠何
謂劣處著議處該部知道